

【高校思政】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 大学生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

杨芷英 郎 琦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心理疏导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心理学属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开展大学生心理疏导,价值引导具有必然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旨在将心理疏导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凸显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魅力。

【关 键 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价值中立;价值引导

【作者简介】杨芷英、郎琦,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北京教育》:德育版,2023.1.81~8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心理疏导的规律研究”(18YJA710054)的阶段成果。

心理疏导作为心理学领域中的一种技术或方法,不仅应用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过程中,还广泛应用于教育、管理等领域。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1]心理疏导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大学生心理困扰、促进其心理健康及价值引导、增进校园和谐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多年来,在我国心理咨询领域,一直存在着价值中立与价值干预的争论。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心理疏导的方法,应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原则?如何有效地进行价值引导?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心理疏导值得探讨、商榷,必须明确回应的重要问题。

一、大学生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具有必然性

价值中立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准则提出的,

指“在确立了研究对象之后,必须放弃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2]在心理学领域,价值中立作为西方心理咨询的重要原则,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入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首创的人本主义疗法。然而,源于西方心理咨询领域的价值中立原则并不具有普适性,更不能简单套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过程。这是因为中西方文化、道德价值观等都具有质的差异。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独立意识强烈,不喜欢他人干涉自己的选择与生活。而中国人则重和谐、讲修为,服从意识、社会价值取向明显。因此,在心理疏导过程中,疏导对象往往渴求疏导者给予切实有效的具体指导。因此,价值中立在我国高校的心理疏导中并不适用,而价值引导具有必然性。

(一)价值引导由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决定

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是指心理疏导者将一定的价值观渗透于心理疏导过程中,通过引领、启发疏

导对象,帮助其澄清价值观,协调价值冲突,最终接受和认同某种价值观,做出恰当的价值选择的过程。价值评价、价值澄清、价值导向等都属于价值引导的范畴。

教育作为增进人们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品德的活动,“人本性”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属性。《中庸》里有这样一段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说,教育的根本旨趣即教化育心,引导受教育者的终极价值。台湾教育家贾馥茗提出:“真正的教育,其责任必须以引导学习者成人作为任务,以发展人性,培养人格,改善人生为目的。”^[1]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需要“把教育与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发展和幸福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成为不断地解放人、发展人、完善人的事业。”^[2]教育的这种回归,重拾了教育对价值的追求与导向,不仅凸显了教育的为人性,也彰显了教育的价值性。价值引导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有助于引导教育对象追求真善美,积极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明辨是非,在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人的尊严,体现生命价值。由此可见,“教育是蕴含着教育者主观意趣的引导活动,这种主观意趣内含着教育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预设,”^[3]教育过程即是人的价值体系逐步建构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既具有教育的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心理疏导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然体现这种价值引导。

(二)价值引导由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所赋予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灌输,其任务是用一定阶级、政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强调,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从来都是一元

的,不能多元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特别是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及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较量日趋白热化。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心理疏导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肩负立德树人的使命及转变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形成政治态度、培养道德品质、提升精神境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任,必须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教育取向。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放弃核心价值观和根本价值取向,其结果只能使思想政治理论的精髓被肢解,核心价值观被偏离,意识形态阵地被占领。

(三)价值引导由心理疏导的功能所旨归

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心理疏导具有情绪宣泄、心理支持和认知调节的基本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心理疏导的功能进一步拓展到心理调适、认知改变、价值引导、行为激励、群体导向和社会动员等方面。而心理疏导的哲学基础之一是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受辅者的改变首先是价值观念的转变”^[5],重构新的、健康的思想行为模式,其核心即人的价值观。在人的观念系统中,“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三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态度是在价值评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待事物的积极或消极的意向,价值是比态度更深层的心理结构。”^[6]因此,心理疏导的核心就是通过价值引导帮助疏导对象建立正确的价值系统,彰显“人本、积极、发展、健康的价值理念,以及关爱生命、提倡积极、促进发展、引导适应等价值追求”^[7],引导教育对象建构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是这种价值引导是从心理层面切入的,是在疏通的基础上加以引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价值引导,疏导对象就难以摆脱原有的认知图式和思想观点,实现态度的转变和思想的升华。

即使在西方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师自身也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要求其对于任何价值问题始终保持“零参与”是不客观、不现实的。因为咨询师会有意

无意地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正如科里(Corey)所言,即使你认识到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加于当事人不合适或者不合道德,你仍然会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影响他们赞同你的看法。

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心理疏导既是一种心理促进过程,也是一种价值引导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和必要补充,通过心理疏导,可以有效化解教育对象的心理困扰,引导教育对象正确认知,培养教育对象的积极心理品质,促进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及身心健康素质的协调发展。可见,只有在心理疏导过程中坚持价值引导,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

二、大学生心理疏导的价值引导要把握科学性

如前所述,价值引导在心理疏导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然而,这里的价值引导不是生硬的价值灌输和价值干涉,而是疏通与引导的辩证统一,是以情感人与以理服人的有机结合。因此,要把握心理疏导中价值引导的科学性,充分发挥心理疏导的现实功效。

(一)价值引导注重价值澄清,主张自我觉察

价值澄清是心理疏导者帮助疏导对象“澄清自己的价值取向、明确自己价值体系的真正内容,使其经由反省,再次审视、评估自己的价值观”^[10],从而发现自身需求、价值和目标这三者间冲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心理疏导者的角色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传统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主要是理论说服、奖励和惩罚、榜样和模仿等。但在价值澄清过程中,心理疏导者具有以下角色作用。

首先,心理疏导者可以充当一面镜子,反映出疏导对象的价值观,并协助其对自我价值观进行觉察。在价值澄清过程中,心理疏导者通过营造安全、自由、接纳的氛围,引导疏导对象充分表达,并在双方的坦诚交流中对自身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进行反省与觉察,发现价值观中需要改变和调整的方面。

其次,心理疏导者也可以“充当一个刺激者或

参照,提出与来访者不同的看法,作为催化剂,刺激来访者思考。以此拓展来访者可选择的视野,从而使其逐渐调整重建,以达到平衡的价值观体系。”^[11]心理疏导是教育双方信息交流、情感融通的过程,同时也是双方观念碰撞、思想交锋的过程。价值澄清强调心理疏导对象通过理性思考来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价值观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并解决自己的价值冲突,对模糊不清的价值体系进行价值澄清,从而找到正确的价值选择途径,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最后,心理疏导者还应成为价值示范者,引导大学生辨别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心理疏导者要选择社会主流文化倡导的价值观,用自身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取向、良好的精神面貌熏染和影响大学生,为其作出榜样,帮助大学生明确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以及应追求什么样的生命境界等重大人生课题。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者引导大学生价值澄清的过程,也是其通过自我审视、自我觉察、自我调整和自我改变对价值体系进行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会伴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作用的发挥以及价值判断、价值选择能力的提升。

(二)价值引导并非价值灌输,强调情理相融

价值中立和价值灌输可谓同一问题的两极:价值中立是价值的零参与,而价值灌输则是价值的绝对参与。“无论是价值的‘零参与’,还是‘绝对参与’,都是人们在价值处理问题上的极端方式——矫枉过正或过犹不及,既不能满足人们对心理咨询的现实需要,又妨碍了心理咨询功能的正常发挥,因而都是不足取的。”^[12]然而,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克服了价值灌输简单生硬的弊端。价值引导既不同于教导,也不同于指导。教导往往高高在上,缺乏亲和力;指导容易夸夸其谈,产生距离感。价值引导主张充分尊重疏导对象的主体地位,在满足其内在需要和心理诉求的基础上,针对其个性特点和思想实际进行心理疏通和价值引导,力求实现疏通与引导的完美结合。

首先,先疏后导,循循善诱。心理疏导包括疏通和引导两个环节。疏通即引导大学生充分表达情绪,倾诉内在的需要、困惑和烦恼,使不良情绪得到宣泄,意见观点得到表达;引导即在疏通的基础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结构和思想观念,获得对社会环境的积极适应和良好发展。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疏通和引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疏通是为了正确的引导,是引导的前提。通过疏通,有助于大学生释放情绪,打开心结、放下心理包袱,与疏导者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促进心理疏导向引导环节深化。另一方面,引导是疏通的目的,是疏通的继续。引导是在充分获取信息和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以理服人,影响大学生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历史经验表明,疏导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13]可见,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不是硬性灌输,而是间接引导,在潜移默化中渗透价值。这样的价值引导不仅有“高度”,而且有“温度”;不仅有真理性,而且有亲和力,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和价值的最大化。

其次,情理相融,情通理达。人是理性与情感的集合体,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总会带有某种情绪情感,表现出积极或消极、喜欢或厌恶等感情色彩。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情绪情感对认知加工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加强或削弱人在认知过程中的感知力、理解力、记忆力、想象力和判断力,从而加强或抑制认知功能。同时,情绪情感对信息接受具有选择和过滤作用。人们对于喜欢的、感兴趣的信息倾向于优先选择和接受;而对于不喜欢的信息则会产生心理阻抗,拒绝选择和接受。因此,价值灌输容易使教育对象产生心理排斥,出现“欲速则不达”的后果。相反,在价值引导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急于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干预,首先运用接纳、倾听、共情、宣泄等技术,为教育对象提供宣泄情绪、发表意见的平台,使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负性情绪得到释放,心理困扰得到舒缓,理性思维得以恢复,此时再进行理性分析和价值引导,就容易被大学

生所接受,即所谓“情通则理达”。可见,用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进行价值引导,往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最后,传播真理,彰显价值。追求真理是人的天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需要和动机。人类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按照真理尺度行事才能持续生存,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往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追求真理的动机,只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引导彰显出真理的巨大力量,就能引导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实现“价值引导”与人的认知规律的有机统一。

(三)价值引导区别价值干涉,倡导尊重个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是一种价值参与,而不是价值干涉。因为价值干涉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有强制性之嫌。而价值引导是“帮助学生进行价值辨析并使之达到自觉认同的过程”^[14]。因此,价值引导倡导尊重个性,接纳不同。

首先,价值引导强调尊重个性差异。由于大学生的年龄不同,心理发展水平、心理特点和个性特征迥异,所处的家庭环境、教育条件等成长环境具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价值观形成的差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了解大学生的个性差异及其生活环境,理解大学生价值选择背后的独特理由,分析其价值观形成的具体过程。从而,遵循疏导对象的认知规律、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帮助其澄清价值体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分析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中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部分,从而明辨是非,提高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其次,价值引导主张接纳不同。“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用民族文化诠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和系统论的思想,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和”是前提,是基础,因此要接纳差异,包容不同。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想文化不断交流

交融交锋,观念意识日益多样多元多变。因此,承认多元、接纳不同、包容差异,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标志。“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同时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价值观,实现一元与多元的并存共生,最终才能促进人类社会走向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美好时代。”^[15]所以,价值引导并非排斥不同,扼杀多元,而是承认差异,尊重不同,在此基础上倡导优秀文化间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美美与共。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谈及文化的多样性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另一方面,“不同”作为对立的双方保持自身“存在”的方式与发展的价值,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价值引导”在接纳不同的基础上,主张保持价值定力,不做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

三、大学生心理疏导中的价值引导具备可行性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过程中,注重价值引导,不仅具有必然性和科学性,而且具备可行性。只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遵循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心理规律和接受规律,积极倾听、主动共情、巧妙引导,就能把价值引导落到实处,成为大学生的精神引领。

(一)积极倾听,体现接纳关怀

倾听一词最早出自《礼记·曲礼上》:“立不正方,不倾听。”指侧着头听,细听,认真地听。倾听不是简单地用耳朵来听对方的言辞,还需要全身心地去感受对方在谈话过程中通过言语信息和非言语信息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情感体验和内心渴求等。倾听有助于使大学生产生被关注、被接纳、被尊重的体验,从而促进大学生敞开心扉、开放自我、宣泄情绪、释放被压抑情感。同时,倾听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获取大学生相关信息的过程,只有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才能对症下药,帮助大学生解开心结,消除思想困惑。可见,倾听是沟通的第一要义,也是心理疏导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倾听呢?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倾听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使用目光接触、赞许性地点头、微笑等恰当的面部表情表达倾听。还可

以及时回应大学生的话语或者简单重复对方表达的内容,以示与大学生“同在”。同时,要避免分心的举动或行为,不要轻易打断对方的谈话,更不要使用情绪化的言辞以及妄下结论。

总之,通过倾听,可以拉近疏导双方的心理距离,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教育关系,使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得到宣泄,为价值引导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主动共情,引起感情共鸣

共情是由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阐述的概念,是指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的能力,即能够从对方的情感体验出发,从对方的角度理解问题,与其感同身受。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果能够站在大学生的视角和立场设身处地地为大学生着想,大学生就会感到被理解、悦纳、支持和尊重,从而会体验到愉快、满足等积极的情绪体验,促进更深层次的自我表达、自我探索和更深入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产生感情共鸣和思想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通过语言和非语言两种形式表达共情。语言表达共情可以通过对疏导对象某种态度的欣赏、某种能力的肯定、某个观点的认同或部分认同、某种处境的同情,或者对其某种情绪的接纳以及某种行为的理解等,都可以向疏导对象传递这种同理心。非语言表达共情可以通过期待、鼓励、支持的目光交流、亲切的态度、关切的表情、适时地点头等恰当的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传递关爱之情。当大学生感受到心理疏导者的善意、理解、关爱和支持时,就会引起感情的波澜,内心被触动,这种心灵相通的体验,就会成为大学生接受价值引导的助推器,加速他们思想内化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对大学生错误观念和不良行为的赞许、默认和纵容。而是对其处境、情绪和言行的理解,理解不同于接受。而是要在理顺情绪、释放不良心境的基础上,再去进行理性分析,循循善诱,作出价值引导。

(三)巧妙引导,育人润物无声

如前所述,价值引导并非简单生硬的价值灌输

和价值干涉,而是倡导柔性的价值介入,运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进行价值引导。周恩来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17],不能用行政手段进行强迫与压制,否则就会出现“貌恭而不心服”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新闻舆论工作要“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从而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18]可见,在价值引导的过程中,心理疏导者要与疏导对象坦诚以待,平等交流。要善于运用自我教育、实践教育的方法,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案例研讨、沉浸体验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引导形式,让大学生在引人入胜的活动中入“道”,在充满启发的情境中悟“道”,从而实现态度的转变、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升华,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心理疏导必须坚持价值引导,否则就会带来价值缺位,偏离思想政治教育方向,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同时,心理疏导的心理学属性又决定了价值引导不是简单的价值灌输和生硬的价值干涉,扼杀教育对象价值探索与自我发展的权利。由此观之,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准确把握心理疏导的科学内涵,充分进行心理疏通,巧妙开展价值引导,使心理疏导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凸显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

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2]邓伟志.社会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62.

[3]贾馥若.教育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12.

[4]冯建军.向着人的解放迈进: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价值取向的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2009(01).

[5]姚造华.价值引导:教育者的重要使命[J].中国教师,2008(0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7]樊富珉,王宏宇.论心理辅导的哲学基础[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5).

[8]江光荣.心理咨询中的价值干预[J].心理学动态,2001(03).

[9]潘柳燕.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承载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

[10][11]彭虎军,霍涌泉.当代心理学对价值问题研究的新进展[J].求索,2009(06).

[12]李强,吴晨.价值中立抑或价值参与:心理咨询师无法回避的问题[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02).

[13]王树荫,温静.中国共产党九十年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针的发展演变[J].思想教育研究,2011(06).

[14]潘柳燕.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价值问题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0).

[15]王桂芬,张国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文化时代价值观培育[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

[16]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65.

[17]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8.

[18]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10(01).